



李本深◎著

即便命运一百次地将他击倒在地，
他也会一百零一次地弓起腰背，站起来。

褚时健的重生

西有褚时健，南有林常平！

两次入狱，被判死缓；历经磨难，东山再起！

创业英雄的非凡传奇！

一个与共和国同龄人的真实故事！

灵魂 的重量

李本深 著

这是一本足够触及灵魂的书。
一个平凡英雄的不平凡的传奇人生，
它的重量足以为你的人生所鉴。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灵魂的重量 / 李本深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9.3
ISBN 978-7-218-13404-8

I. ①灵… II. ①李…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45176 号

LINGHUN DE ZHONGLIANG

灵魂的重量

李本深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肖风华

策划编辑: 汪 泉

责任编辑: 汪 泉

装帧设计: 八牛工作室

责任技编: 周 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188千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一场超越财富的自由抉择

苏小玲

传记《灵魂的重量》即将问世。其书名，让我联想到了一种“救赎”的分量。用心的作者显然找到了根本，即灵魂在这个特殊生命历程中光照与支撑的意义。而在传主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峰回路转的生命历程中，人们能感受到一幅丰富的生与死、灵与肉相融交织的历史画卷。当然，文学创作虽已至此，这个具有社会经济学价值向度的真实人物，却似乎还有待更完整深刻的揭示。

2019年的1月28日，“改革开放40年福建四十位杰出企业家”在福州揭晓，林常平榜上有名。这并非只是一个地方纳税大户获得官方的一项认可，更是人们对无法违背某种客观存在的负责与尊重。它的背后当有自恰的逻辑，其所牵扯的一段非常特殊且漫长的人物命运，还映射出一整个风云变幻、曲折改革的社会时代。

是的，林常平先生正是这个特殊时代的弄潮儿之一。林常平从来都深谙与世俗的交道，是一个观念的胜利者。沉沦和昂扬、晦色与光环，他都曾身置其间而别无选择。从举轻若重到举重若轻，在数十年事故与故事的角色转换间，一个人伴随着这个国家的雾雨雷电或霞光彩虹，成就了自己无愧于心的创业史。

由于职业的便利，我接触过不少企业家。但中国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创业环境，以及不时获得的复杂和负面的商业资讯，使我对许多所谓“企业家”与其“成功”含义抱有相当的警惕。为此，人们亟待从未来的视角重新关注和探讨经济、企业及民营企业与社会文明进步的深刻关系。

完全是一个偶然的机 会，让我得以面对面认识书中的主人公。这个会面，填补、夯实了某种抽象的问题思维，也坚定了我对一方地域拥有理性与自由市场的信念：健康的私有经济能够持续存活，优质的私营企业能够四面开花，杰出的私营企业家能够创富利人。而林常平的这个私企与个人的案例太生动了，似乎所有给出的事实要件，也在某个层面上满足了我对“资本伦理”改观社会的现实想象。

我们聊天，听他复杂重要的经历，看他曲折成功的企业，感受他作为一种社会转型时期特定人物的来龙去脉，体会鲜为人知的风刀霜剑与阳光雨露。我还发现，在这个曾挣扎于牢房、为疾病几近于死亡的人物身上，有着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坚韧意志。他是这样理解存在的：“人生，就是一个磨炼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些，我们永远都不会成熟。”尽管这个“磨炼”本身就是一场时跨整整20年的苦难折磨，而这等“成熟”更付出了林常平几乎大半生的代价！

毕竟，代价没有白付。就像大自然的春夏秋冬一样，林常平先生的奋斗也经历了苦辣酸甜的轮回。只不过，悲剧的色调有时在他的身上会体现得过于浓稠。可想而知，一个从穷乡僻壤中走出的供销员，要绕开坚硬的体制独立创业，这一步就注定了他未来的悲剧基调。没有谁为他伸出那只“看不见的手”，市场的每一个角落都布满了“计划”的神经。他最终还是被半就半推地捆绑着，在自己单纯的实现财富梦想的道路上载了跟头。但是，林常平的个人商业发展史，却并不存在何种“原罪”，资本的来源与权力无关。他曾经只属于一个弱势群体，属于中国千千万万曾经在贫困的长河中挣扎而渴望财富自由的类型。如今回顾这段极其戏剧性的经历，依旧让人唏嘘不已！

坊间有一个令人关注的说法，即“西有褚时健，南有林常平”。客观说，他们之间确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但作为一个几乎是靠自己单打独斗、奋发图强的创业者，我更认同与欣赏南边的这个林常平。一个“国企”，一个“私企”，创造财富的路径与所承受的创业压力是截然不同的。

“褚橙”的成长，伴随着的是一路的荣光照耀。而林常平似乎雾霭依然。更何况，从磨难中逃离而获得柳暗花明的自由与成功之后，他仍以深切的宗教般的情怀无怨无悔地热爱故土，将大量财富投入到的公益事业中，无偿捐助众多贫困的大学生，进行旷日持久的社会慈善事业。他，的确与众不同：高瞻远瞩、无私奉献，于无声处建树频繁。

一个人的内在信仰，决定了其精神与事业的深度和广度。林常平先生在与我交流思想时引用了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一句话：“真正的英雄，是知道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这容易吗？而我们的这个时代，其生活的真相又是什么？毋庸置疑，对于林常平来说，那是一言难尽的阴阳诡谲！可是，我们的这位主人公无论如何都做到了，在知道了种种正常与非常、真实与虚伪、温情与冷酷的真相之后，他依然百折不挠，依然执着并热爱着生活！

坚忍、坚持、坚定，包容、真诚、善意等等，林常平先生的这些处世做人的品格来自严峻社会生活的领悟，也是对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的回应。其命运的转承起合、结局的成败，生活的波澜壮阔，实非一般人可以比拟。如此高蹈与大成的生命进行曲，自然值得记录与尊敬。文化与制度，经济与财富，思想与创新，都是这个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在林常平这一个体的微观世界中，人们可以看到这些元素一定程度上宝贵的集合与探求。当下中国，奇缺一个关于中产阶级如何曲折而又蓬勃成长的悲壮叙事。而这本《灵魂的重量》，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及时的现实参照读本，可以发掘与利用。

此外，林常平先生如今已年逾七十，属于孔老夫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他已完全可以火眼金睛，并能从容地面对更高的境界召唤。虽人生辉煌，但他不会终结思考与行动；他仍有自己的未尽之梦，如此说过：“剩下的时间，我还要超越自己！”一个属于企业家的真实足迹，一部锻造价值人生的历史，不应被人忘记。诚然，林常平也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和所有人一样，都具有不可避免抵抗的客观局限性。乡村中国，人文

地域的历史所留下的痕迹以及现实发生的无序变奏，也同样有待于人们自觉地突围与跨越。

一个有灵魂的人，追求纯净与清醒属于自然，而造就一种生命的傲骨也是必然。祝福传主林常平先生幸福稳固，在为自我和他人的救赎与普度的双重运行中，获得万丈灵光！

是为序

2019年3月19日 北京

上天

只给普通人以不多不少的苦难，而对一些特殊的人，则给他们以加倍的苦难，为的是让他们在与苦难结伴同行之中，不断加重自己灵魂的重量。

题 记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爱情序曲	/ 1
第二章	青春变奏曲	/ 23
第三章	海燕之歌	/ 31
第四章	命运的敲门声	/ 45
第五章	约会苦难	/ 53
第六章	烟火不熄	/ 65
第七章	魔幻世界	/ 73
第八章	卧薪尝胆	/ 81
第九章	修炼无界	/ 95
第十章	涛声依旧	/ 105
第十一章	苦海浮槎	/ 115
第十二章	重回大地	/ 129
第十三章	天外来鸿	/ 139
第十四章	情为何物	/ 151

第十五章	命运急转	/ 165
第十六章	梦魇中的梦魇	/ 179
第十七章	爱是最大的财富	/ 193
第十八章	星光不灭	/ 211
第十九章	海在呼唤	/ 221
第二十章	浴火重生	/ 233

第一章

DI YI ZHANG

爱情序曲

1 交臂

林常平和美丽的桂玉相遇，说来非常偶然，但又十分平常。

山乡小路蜿蜒如蛇。

那天，年轻的驻乡工作队长，20岁的林常平行走在铺着晚霞的乡间小路上。他背着一只洗得发白的黄色军用挎包，挎包上印着“为人民服务”几个红字，几百只米点儿似的小蠉子在半空中滚成一个团儿，一路追着他，直往他热汗涔涔的脸上扑，海的气息亲近而浓稠。他走得急急匆匆，心情有些烦躁，因为住乡工作队的工作很不顺利，要推动这个乡镇十几个大队七十几个村落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真的不是件轻松的事情。靠海边的农民生活境况很是贫苦，一切他都看在眼里，隐隐痛在心里。他对海边的农民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他自己从小就生活在离这只有几十里地的另外一个海边的贫穷的小渔村，那里的农民和这乡里的家家户户的生活几乎是同样的境况。

雨后的天气有些闷热，低气压常常会导致心情郁闷。不远处，一个黑脸汉子在田垄上汹汹地追打着手里拿着一只筐箩的老婆。另一边，一排黑乎乎的屋檐下面，一个满脸沧桑的老人佝偻着腰，坐在竹椅上沉闷地抽着水烟。几只瘦巴巴的鸡在老人跟前觅食。这便是此刻林常平眼前的风景了，单调而又乏味。

他继续闷闷地前行。一朵游动的云彩下面，突然出现了那道美丽的风景——一个戴着斗笠的渔家女娉婷的身影。正想着满脑门子烦心事的他，起初并没有在意那渔家女的存在，只当她是一片飘过的云。但在他同那渔家女擦肩而过的时候，情形就有些不同了。正好路过一个水洼子，林常平脚底下不由自主地滑了一下，真是滑了一下，丝毫不是他故意要这么的。他微微一个趔趄，他的右臂便碰到了那女子的左臂。孰料，那戴着斗笠的姑娘猛地回过头来，不问青红皂白，也许她根本就没看清他的脸面，便兜头泼过来一声很难听的咒骂，骂的是当地渔村土话里最损人的一句话，意思大致应该是：下流坯子，找死啊你！

仿佛当空划过一道豁亮的闪电，林常平的脑壳在那一刻间突然完全归零，变成了一只空壳。他只是傻愣地望着那姑娘，泥塑似的呆立着了。姑娘的骂声瞬间随风飘散，但她在那一霎的回顾之间所展示出的自然纯真的美，却就此定格在林常平的视界里了。

天啊！这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林常平敢说，在他以前的经历里，要么是他

太过粗心，要么是他根本就孤陋寡闻，他真的没见过有哪一个姑娘的眼睛会像面前这姑娘的一样。那双眼睛，怎么形容呢？那双眼睛是绝非可以用美丽两个字来简简单单形容的。

姑娘丢给他一声骂之后，便傲然一扭头，径直往前飘然而去了，脚步显然急促，像是躲避一个瘟神。

林常平被她的目光冻结在小路上了，酷似立在那里的半截石碑。他怔忡的目光追送着那渔家女渐渐远去的背影，酷似在铺着晚霞的乡间小路上那几百只小蠓子一路追着他的情形，他的目光也散出无数只小蠓子，聚成一团，追随着前面匆匆而去的她，追随着那娉婷的情影。她的背影如一团火，他的目光便是扑向那一团火的飞蛾了。

桂玉走在前面的脚步明显比此前快了许多。

林常平省悟过来，愣愣地开始挪动自己的脚步。他脚上穿的是一双破开了口子的解放鞋，鞋子边缘都起毛了，鞋帮上还沾着几点白天下田的牛屎。

他同前面的她之间保持一段说不远也不近的距离，“若即若离”这四个字恐怕就从这种情形里得来的了。他在潜意识里祈祷着，真巴望她能再回一下头，即使再狠狠地恶骂他一句，哪怕是世界上最难听的骂，那也是一种慷慨的施舍呢。

然而，她却再没回头，一次都没有。

在林常平的感觉里，却觉得那渔家女的脑壳后面长着眼睛，她即使不回头也能清楚地看见他那一副窘态，一副衰样，还有他脚上的那穿得起毛了的令人沮丧的解放鞋。

绕过水塘，有一丛凤尾竹如深绿色的浓云，她的背影一闪，融进那浓云里去了。

绿树，潭影，蛙鸣。

日头还没有落下去，一弯月牙儿已从东方的海面上升起来了。林常平忽然才发现今天这眼前的景色竟如此之美。雨后的空气湿漉漉的，湿润得像初生孩儿的小手摸过他的脸颊。袅袅的炊烟已经从前面的村落里飘起了。青石板的村街旁，几个渔家女在织网，她们的嬉笑声散入带着咸味儿的海风里，远处传来一两声狗吠。黄昏到来之前，这里刚下过一场雨，红色沙土的道路上，还汪着没来得及渗入池塘的雨水。水洼子里映出路边茂密的草丛倒影，也散发出醉人的新鲜气息。

他在走，天上的月牙儿也在走。

他仰望长空，长长舒出一口气，心里说：你好，新月！

你好，新月！

2 似有预谋

纯净如水的桂玉是村小学的一名民办教师。

那天傍晚，母亲看见女儿进来的样子有几分气呼呼似的，于是不无担心地问：“怎么啦？学生们不听话啦？”

桂玉叹了口气：“没。”

“那怎么你的样子气呼呼的呢？”

“别提了，路上遇见一个不要脸的男人。”桂玉用竹勺从水瓮里舀了水，咕嘟咕嘟地喝了一气。

作为一名绝对称职的民办小学教师，桂玉有着一颗爱心。她的性格沉静，沉静得就像是一潭碧水，清澈见底。她安分守己，从来不惹是生非，在同事中间口碑很好，哪个同事有困难，她都会伸出援手。桂玉对待自己的学生，就像母亲对待自己的孩子。天生丽质的桂玉是单身男人们心仪的偶像，自然也有不少单身男人明里暗里向桂玉示爱：一句温馨的问候，一盒有意捎带的早餐，一个借机相帮的小动作，等等。桂玉不是傻姑娘，她内心世界是一方净土，她总是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学习中，她要把孩子们教好。

第二天课间休息的时候，老校工的铃声一路摇过来，老校工对两手满是粉笔灰的桂玉说：“张老师，校长叫你去一趟。”

她去了校长办公室，校长说：“张老师，事情是这样的，公社里要临时抽调你去做一阵广播员。你的普通话总是要好一些，是吧？”

她颇感意外地望着校长……

“临时的，可能就去一阵儿。这样的话，你回头跟别的老师交代一下，明天你可以暂时不来上课了。”

桂玉心里有几分蹊跷，在回家的路上，她一直在想这多少有几分古怪的事，回想着校长跟她谈话时的表情，也有几分怪怪的，似乎里面藏着几分说不出的味道。

桂玉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大老远就听见一个男人瓮声瓮气的说话声和很有节制的笑声从屋子里飘了出来。

工作队队长林常平正襟危坐在桂玉家的硬木椅子上，手里温着一杯茶，正同她母亲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门帘撩起，桂玉的情影一出现，林常平便生生地冻在椅子上了。

桂玉立刻认出了面前的这个男人便是那天黄昏在小路上令她羞恼的那个人。也才第一次看清了面前的这个男人，他黧黑，结实，硬朗，特别是他那双明亮如炬的眼睛，明显透露出十足的精气神。

“……哦，我叫林常平，是住社工作队的队长。我的具体工作单位在下浒镇供销社，这次下工作队，是组织上临时安排我当这个小头目的。”林常平说话的声音不高，但底气十足、语调沉稳，带出几分钢音，透露出顽固的自信心。

桂玉“哦”了一声，但完全不知该说些什么，事情来得实在太突兀，这个男人是个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此前她真没有遇到过这样令人窘迫的情景。她第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就是转身要走。

“对不起，小张老师，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讲。”林常平喊住了她。

这样一来，她只能回身望着他了。

年轻的住乡工作队队长林常平脸上浮起笃诚的笑容：

“噢，那天在乡间小路上碰见你，天不是刚下过雨嘛，路滑呢，确实是因为路滑，我脚底下打滑了一下，所以才不小心碰了你一下。但那绝不是我故意的，我林常平以我的人格担保，我敢对天发誓。那天的事搁在我心里，左思右想不好受，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向你来当面解释一下，以免引起你对我林常平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听林常平这么一说，桂玉反倒瞬间满脸通红了。她低首回眸，却注意到林常平脚上那双破旧的解放鞋不见了，换上了一双勉强看得过去的皮鞋。这双所谓皮鞋，不过是不见光泽的那种最廉价的皮鞋。一年以后，在山头那片见证他和她爱情的樟树林里，他告诉她，当年那双廉价的皮鞋还是临时跟别人借的呢。

在桂玉家里的会面，是林常平第二次看见桂玉那双美妙的眼睛。在她羞答答的低首回眸之际，这双眼睛之妙，更是不可言说的了。

他稍微有些走神。

母亲埋怨了桂玉一句，她才想起给他来续茶，水倒得太满，溢出来一些在地上，他穿皮鞋的脚下意识地躲开的同时，桂玉发出“哎呀”一个轻呼。

目光闪烁之间，她更看清了林常平那双眼睛，那是一双男子汉的雄心勃勃的眼睛，目光的一射，仿佛能直穿人心，诚挚、坦白，毫无遮掩。

接下来的时间，桂玉就变成了个木偶，变成了个哑巴……

林常平在桂玉家也没更多耽搁，说清了来意之后也便匆匆告辞出来了。

第二天，桂玉就去了公社，开始当起了临时广播员。桂玉的脑子生来不笨的，她猜想，调她来做广播员这件事情，显然同林常平有着某种直接的关系。

因为在学校里教孩子的缘故，桂玉的普通话讲得还是不错的。公社广播员这差事其实是天底下最悠闲的活儿了。只是每天的一早一晚忙乎一会儿罢了，清早以《东方红》乐曲开始，晚间以《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国际歌》结束，中间至多插播一些公社的通知。这样的通知也不是天天都有的。一天要站好几个小时讲台的她突然清闲下来了，闲得甚至有几分惶然了。桂玉又是个闲不住的人，她就自己主动地找一些活儿来干，比如给干部们烧茶水。

那些天，公社会议室里三天两头就开会，但那天的会开得明显跟平常不大一样，很机密的样子，公社和大队干部们个个表情严肃，没有了平常开会那种插科打诨的小笑话，就连咳嗽声也都尽量压低了。桂玉进会议室去送开水，一开门，滚滚的烟雾就扑面而来，会议室里就像是着了火似的，呛人的旱烟、土烟、水烟的混合味道令人作呕。一屋子烟雾笼罩下，十来个参加会议的人的面目都看不清。

工作队长林常平正在讲话：“同志们，眼下，咱们社员的生活太苦太苦了，就150株那么点可怜的自留地够个什么啊！你们说是不是？就拿在座的各位家里的情况来说，这么点点地，怎能顾得了一大家子好多张嘴呢？又怎么能领导社员们学习好大寨的经验呢？事情是明摆着的，要再这么走下去，即使是豁出老命去，到头来不也还是头顶一个穷字？所以我思来想去，苦苦想了好几天，一连几天没睡一个踏实觉。我们总得想个办法啊，天上下雨，地上刮风，活人总不能叫尿憋死啊，所以呢，今天就想跟大家好好商量商量，盘算盘算，我的意思是给家家户户再增加一点自留地。不过话可得说在前头，这事得悄悄地干，千万不能声张出去。保密是第一位的，只是大家心里有数就行了，各家各户都要悄悄地安顿好。在这里，我还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这事将来万一要出了问题怎么办？那也不怕，由我林常平个人来承担全部的责任，和在座的每个人都没有任何关系……”

憋了一屋子的烟雾呛人，桂玉忍不住咳嗽了几声。林常平方才的话语灌进了她的耳朵，她立刻明白了一点：今天的会开得真的是不同寻常。

在那一瞬间，所有白晃晃的目光唰地齐集在提着暖瓶进来的桂玉身上了，所有的目光都那么异样。

林常平的讲话于是便有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停顿。

她低着头，匆匆地给每位男人添水续茶，一眼看上去，当时在场的所有的人的年龄都比正在讲话的工作队长要大。

林常平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叮咛她：“张老师，你操点心，去到门口看看，我们正在说要紧事呢，别叫闲杂人等进来哦。”

她抬头看了他一眼，确定这话是对她说的，便乖觉地“哦”了一声，知趣地退了出来，掩上门，门是翘裂的，蹭着凸凹不平的砖地，发出一声刺耳的声响。

3 琴声

不久，周围十八个村子的情况便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各家各户的自留地都悄悄地扩大了整整一倍，总共300株。而且竟然还允许家家户户种菜养猪、养鸡养鸭。

对当地的农民们来说，这真是做梦都梦不来的好事。说不出的喜悦就像渗在纸上的水，无声地洇开了。以往阒寂如死的村子里到处是鸡鸭的欢叫声了，人们连咳嗽声也变得滋润了。田野上，地头间，荷锄挑担晃动来去的人影多了。甚至日落黄昏之后，还有不少的人影活动在自家的田地上，毫不吝啬地挥洒下滚滚的热汗。后来有一部电影的名字和主题歌叫作《希望的田野上》，其实，这名字用在这里似乎才更恰如其分。还有个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里有一句台词：“一碗水也能救活几棵秧苗。”事实的确也是这样。

快乐总是同音乐和歌唱相伴随的。村子里不但有了笑声，而且有了歌声，更有了美妙的二胡琴声。

悠扬的琴声是从林常平住着的那间屋子的窗户里飘出来的。林队长下乡来的时候，背包上就架了一把二胡，招引得村里的孩子们跟在林常平屁股后面看稀罕。

天生爱美、心有灵犀的桂玉很快就被林常平的琴声迷住了。

那琴声优雅而舒畅，时而飞扬，时而迂缓；时而激越，时而低沉，犹如月光下的一波流水幽幽地轻泻，仿佛灵魂的独语，又如娓娓诉说的深藏内心里的相思。

琴声飘出的窗前面长着一株密密蓬蓬的蔷薇花。